

济 南 市 五 十 年 文 学 作 品 选

短篇小说



济 南 出 版 社

济 南 市 五 十 年 文 学 作 品 选

短篇小说

济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济南市作家协会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济南市五十年文学作品选/刘玉民主编

济南:济南出版社,1999.9

ISBN7-80629-266-7

I. 济…

II. 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济南-当代

IV. I218.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5823 号

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编:250001)

济南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地址:济南市段店路 55 号)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8

字数:1600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定价:(全 8 册)200.00 元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序 言

谢玉堂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济南市五十年文学作品选》丛书,是济南市文联、济南市作协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而精心编选的,是市作家和文学艺术工作者献给共和国五十岁生辰的一份真诚的礼物。

五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历史从来都不单单是以时间的长短作为标准的。平平庸庸、惨惨淡淡,几十年几百年可以一笔带过或者忽略不计;惊天动地、烈烈熊熊,几天或者几小时可以浓墨重彩、铜浇铁铸。从公元1949年10月1日开始的这五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无疑属于后者,属于几天、几小时胜过几十年、几百年,值得浓墨重彩、铜浇铁铸的那种时刻。五十年短暂而又峥嵘的岁月,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也书写了济南市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作为当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济南市的文学事业同样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仅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市的专业和业余作家,在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各类文学作品就不下三百部,其中仅长篇小说就有六十多部。尤其是长篇小说《骚动之秋》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标志着济南市文学创作的成就和影响已推向了全国。也正因为此,当我得知文联和作协的同志有意要编选这套丛书时,当即表示了支持。这部丛书的编选出版,不仅

是对我市五十年文学事业的最好的检阅和总结,也是我市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必将在济南的历史上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对此,我愿表示最真诚的祝贺!

江泽民同志说:“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回想三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一个热血青年的时候,正是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旗谱》、《红岩》、《苦菜花》等优秀文学作品开始革命道路和人生征途的。文学作品对于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对于人的精神境界、精神状态的影响是无可替代的,也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习惯于把作家称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的作家无疑是光荣的、值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他们所担负的责任也无疑是重大而艰巨的。我希望真正有志气、有抱负的济南的作家朋友们,能够勇敢地担负起自己的使命,热爱生活,忠于事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热血汗水,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好作品。

济南是历史文化名城,李白、杜甫、王维、曾巩、苏轼、苏辙、关汉卿、老舍等曾经在这里留下了佳作名篇。李清照、辛弃疾、张养浩、元好问、王士祯、蒲松龄等曾经在济南乃至华夏民族的文明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身为他们的后人,又处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济南的作家理应创造出无愧于古人同时也无愧于来者的业绩。作为市长和一名文学爱好者,我愿举起自己的双手,向济南的作家喊一声:“朋友们,努力啊!”

目 录

夫妻俩	韩啸天	(1)
芙蓉花盛开的时候	李成才	(10)
步枪	徐志刚	(18)
黑姐	赵梦霆	(31)
“废品”	严 民	(39)
放心不放心	张法贵	(46)
小院之中	丑 牛	(57)
错弄的婚事	张开镰	(65)
保姆	刘世海	(79)
“包导演”的悲喜剧	王 欣	(92)
有客夜归来	宋家庚	(103)
阳光地带	赵远智	(108)
河灯	郭 震	(122)
孤独的大漠	杨剑鸣	(137)
畸形的视野	杲 峰	(144)
舜耕历山	李永祥	(153)
雾谷	王 欣	(166)
万花筒	张多彦	(179)
棋王	孟凡明	(192)

脸不平篇	颜廷之.....	(197)
邪驴	韩少剑.....	(200)
绝药	宋宪民.....	(207)
世界之外哪儿都可以	路也.....	(215)
怡君的石榴树	李小萍.....	(232)
西小地	冯德英.....	(244)
傻女苏锦	刘玉栋.....	(251)
离我而去	于艾香.....	(256)
后记.....		(265)

韩啸天

夫妻俩

解放后不几个月，王盛国就开始和老婆有些不大对付。自从老王从工人学校毕业后，就更和老婆张培英“掰伙”不来了。

起先是老王为了献出两把钳子，老婆就不让，老王骂了她几句死顽固蛋，落后分子，惹得两人打了一仗。从此以后，老王看老婆总不顺眼，有时他回家晚了，老婆就要问：在外边干啥来？

“为人民服务，你管的着吗？”

有一次，女儿大桂和人家孩子打仗，叫人家找上门来，老婆一边打大桂，一边骂：“都是我命不好，养了你这个惹祸的……”

老王一听可火了：“成天是命不命，怨你培养教育的不好。真是一肚子封建思想。”

一天吃饭，老婆说：“你不是成天说咱翻了身吗？可是吃香喝辣的还是人家，咱却照样吃这黄一色的‘饼子’。”

“噢，不先发展生产就想改善生活吗？你真是犯了过左的急性病。”

总之，王盛国他两口子越闹越不对劲。

这天老王干了一天活，累得骨头痛，回家躺在床上哼哼一下“解放区的天”，老婆便嘟嘟囔囔地开了腔：

“我听了就烦得慌，解放区的天到底明亮在哪里？俺也不知道。”

“我们工人成了领导阶级，成了工厂的主人，没有人敢欺负咱们了，这不是变了天吗？”

“呸！人家向你说几句好话，就把你的心窍迷住啦！看你成天价累得那个熊样，也没见你多拿多少钱回来！”

“你就知道钱中用，可是钱能买到自由吗？过去那种监狱生活，吃气受苦，给我的钱再多，我也不愿意干。现在共产党和我们工人是一条心，处处为咱们工人打算……”

“算了吧！成天是一条心，一家人，你又不是人家肚子里的蛔虫，那能知道人家心里的事。”老婆老不服气。

“扫拉扫拉刀拉刀，扫刀拉……”大桂放了学从门外扭进屋里来。

“乓！乓！”大桂的腓上挨了两巴掌。

“什么扫拉刀拉，你再给我扭，我就揍死你。”老婆上牙咬着下唇，眼瞪得像铜铃。

老王实在忍耐不下去了，一骨碌爬起来就到工厂里去找支部书记刘同志谈。

“刘同志，我看非离婚不行了。”老王气得“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

“你的肝火太旺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值得这样生气？”刘同志一边安慰他，一边让他坐下。

“实在不能再待下去了，那顽固脑筋真是洋灰灌的，怎么样说服教育也不行，说句话就像吃了枪药一样，唱唱歌她也不让，孩子扭扭秧歌她也没好气地打。你想还能再过去吗？”

“老王，你说得很对，本来一个政治进步和一个政治落后的人在一块很难合得来。不过你老婆也是受苦的人，不是不能改造的，只要你找出她落后的原因，对症下药，慢慢地进行教育，不要光讲

些大道理给她听,我相信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孩子那么大了,离婚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刘同志的一番话,说到老王的心坎里去了。老王想:“还是临时吃点气,想法改造是正理。”

回家的路上,老王便琢磨老婆的落后原因,他总是想不起来,她过去也是受过压迫的人,在纱厂里做工,有了大桂后被资本家开除了……总之她不应该这样落后。

二

这一天,为了支援大军南下,工友们都加了班,老王干到晚上十二点才回家。叫了有半个钟头的门,老婆才慢腾腾地起来,一边开门一边说:

“不去为人民服务,还回家干啥?我看累死有谁疼。”

老王可火透了,但是深更半夜,怕闹起来惹得四邻不安;再想想刘同志和他说的话,他也就把气往肚子里压了压,一句话也没说,到床上倒头便睡。可是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脑子里像演电影一般,一幕幕地映着过去:

刚结婚的时候,两个人的感情很合得来,没打过一次架,没拌过一次嘴,人家都说是一对好夫妻。当她有大桂时被厂里开除了,我对她更体贴,下班就回家帮着打水做饭,看孩子,有时还一块看看个电影什么的,也常和她拉拉家常事。虽然日子过得很“窄巴”,但两个人的感情也蛮好。可是自从自己觉悟渐渐提高,又到工人学校学习以后,把过去的苦水,在党的面前吐露了出来,到毕业时他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从这儿,他想多为党做一些工作,早上走得早,下午回家晚,吃了饭就休息,时间早就伏在桌子上念一阵,写一阵,很少和老婆拉闲呱。

无怪乎老婆近来好生气,指桑骂槐地说怪话。

老王一夜没有睡好,又想起了刘同志的话,琢磨着怎样先和老

婆恢复感情，再慢慢地对她进行教育，启发她的阶级觉悟。

从这天晚上起，老王对老婆的态度再不是过去的样子了，回家后累不累，都帮着老婆提水做饭。

三月里，老王被朋友约去看了一次歌剧“王贵与李香香”，老王便想到老婆也是个佃户出身，不如也约她来看看，对她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第二天是星期六，下了班老王很快地蹿到家，帮着老婆做完饭。一边吃饭一边和老婆说：“你成天在家怪闷得慌，今天咱也去看看话剧，听说‘王贵与李香香’再好没有了。”老婆没有意见。

一拉开幕，王麻子在大雪里出场后，唱出了“穷汉饿得像只丧家狗，崔二爷家的粮食堆成山……”的时候，老王便偷眼看见老婆在用手帕擦眼角，老王却装没有看见的样子。后来听到老婆的鼻子抽答抽答地响，老王又装不懂的神气安慰老婆说：“哭啥？这是演戏，又不是真事。”

“你没在乡下住过，就知道不是真事？”老婆抽了两抽鼻子。

这出戏到底没看完，老婆便催着老王回了家。

“李香香真可怜，乡下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到了家，老王吸了口烟，一面逗着大桂子玩，毫不在意地说。

“我干吗好好地跑到你们城市里来？还不是俺家里交不上租，孟宅里要俺去当丫头，是俺娘哭着把俺送到俺姨家来。可是俺姨夫拉地排车也挣不出吃，才托这托那地把俺送到厂里去做工……这些苦处俺对谁说过来，反正咱命不好，告诉人也活该没人可怜。看了那个受压迫的小妮，就想起自家来……”老婆的眼里还往外流泪水。

“共产党就是专门帮助这种人翻身的，你看看过去压在穷人头上的人，谁还敢欺负人啊？就纱厂里说吧，也废除了检身制，什么工人剧团啦，秧歌队啦，搞得多欢，现在确实和过去不一样了。”

“谁说不是和过去不一样呗，翻身翻得也不管家，不顾身体啦？成天加班生产啊，学习啊，这就叫翻身吗？”

“你不求翻身，好好地跑出来干啥？”

“我愿意，不和你唠叨了，快睡你的觉吧！”

老王想这次“有门”，只要抓住机会耐心进行教育。

三

有一次，老王带着点小病去厂里工作，因为大修一台机器，用力过猛机器歪倒砸伤了腿，工友们找医生给他上了药，送回家里去休息。老婆不但不安慰他，反说：“死鬼要账——活该！共产党好也不能把自己的命卖给他啊！不叫你去上班偏去不行，这回再叫你积极！”

“少说废话，铁路巡警——你管不着这一段。”

下午，有四个人来看老王的病，老王向着一个高高的个子，黑脸膛大眼睛穿蓝制服的人叫了声“经理”。老婆在旁边傻了眼，这是啥景？经理还来看工人的病，不要出了什么岔子吧！可是再看看经理，握着老王的手，问长问短，其余的几位同志就张罗着给老王请医生弄药。这时那位经理说：“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厂里一定给你想办法。”工会主席拿出了两万元，说是工友们都挂念着你的病，凑了这点钱让你养养伤，好早一天复工。老婆越想越不通，经理那有这样下三赖的？过去咱在厂里也生过病，受过伤，不要说经理来看看，就是去请假，还怕传染了他呢。老婆又想起了那段伤心事：那是日本时代侵华时期，她很要好的一位工人姐妹病了，没钱医治，她就到经理那里哀求说：“先借几个钱给她治治吧！还能眼看着人家病死吗？”想不到经理说：“你这说法，死了还得我偿命啦！厂子的钱不是自己家里的，没有那么方便。”她想到这里心里便不是滋味。可是眼前的事，真的变了样了吗？

老王病好了以后，厂子里评奖，因老王工作带头，又创造了纱绞倒摇法，节省了不少人力，被评为一等模范，胸前挂上了大红花，

首长们亲自给他敬酒，工友们鼓掌欢迎他讲话，厂里发给他二百斤米的奖金。这种劳动者的无上光荣，老王还是第一次尝试到，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想道：“今后要好好地工作，才对得起党呢！”

老王这天拿了奖金回家，一边走一边想：“教育老婆的机会又来了。”路上他截了七尺双鱼蓝布，一丈自由布，放在盛饭的手提包里。回到家里放下提包，就帮着老婆劈火头，拉风箱，放下这样干那样。老婆看老王这样忙活，便阻止着说：“算了吧！干一天够累的了，用不着你帮忙。”

老王一边放下劈火头的斧子，把上衣脱下来挂到墙上，一边说：“奇怪，现在干点活，不知啥事，也不大感觉累。”

“不觉累就是光出汗是不是？快别充能啦，歇歇去吧！”老婆说着，看见老王的口袋里有一个红东西。红手绢的影子在老婆的脑子里一闪，“怪不得成天这样高兴来。”她看了看老王低着头劈火头，就从口袋里把那红东西抽了出来，原来是一个红纸包，上面写着几个黑字，便撕开看了看，心里又是一愣，想：“钱！还不到发工资的时候啊？”这时老婆憋不住了，便和老王说：“这是哪里来的？”

“偷来的，谁好好地会给咱这么些钱？”老王板起面孔很正经地说。

“过去偷的两把破钳子都送回去啦，还能再去偷吗？快说这是哪里来的？”

“老实告诉你吧！过去干活累死也没有管的，总不拿咱工人当人待；现在呢？咱在厂里也不算很出力，可是这次咱评上了一等模范，全厂里一千多人欢迎我讲话，首长们亲自给我敬酒，还发了二百斤米的奖金。这种事过去咱想也想不到，而现在就偏偏有了……”老王吸着一支烟眉头一耸，好像自己也有些不相信似的。

“真的吗？”老婆只说了三个字就回头叫大桂说：

“大桂子，你爸爸当了模范啦！快向你爹要钱买新衣服穿吧！”

大桂子乖乖地跑到爸爸怀里，把红纸包里的钱拿出来一张张

地数着。老王摸着大桂的头发，向着老婆说：“要不是共产党来了，我看这孩子也捞不着上学，现在不光咱有了光荣，最好的还是孩子们，等到他们长大了，那时光景才好呢！人家苏联的工人都住着高楼大厦，成天吃牛奶面包，一个穷人也没有了，你说那多好！……”

“爸爸，牛奶面包啥味啊？买点吃吧，爸爸！”

“稍等一下吧！有咱毛主席领导，大家都好好生产，两三年后国家富强了，咱还愁吃不到吗？你要好好地念书，不要忘了毛主席给咱的好处，大了好好地为人民服务。”说到这里，他又拍着大桂说：“你看看我的手提包里有啥？”

大桂从爸爸的手提包里拿出了两块新布，他恣的跑到妈妈面前说：“快给我做件新衣裳吧！”

“……”妈妈没说什么，眼圈儿发了红。呆了一会才说：“两年了吧，咱全家没做件新衣裳了。大桂刚入学的时候，见人家都穿新衣裳，回家也要新衣裳穿，可是哪里有钱啊！我一直难过了好几天。”老婆落下了热泪。

“现在物价不像国民党时候一天三变了。咱们的生活算有了保障，只要再好好地发展生产，以后还愁没有新衣服穿？”

这天仍然吃“饼子”，可是都吃着和过去不是一个味儿。老王一边吃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穷日子我看快打发走了。”

老婆好像有什么心事，也不说话，反而吃得不多。

四

从老王当了模范以后，他就是回家再晚，老婆也笑面相迎地问长问短。

有一次老王刚到家老婆就抢着说：“大桂子又学了一个‘东方红’，可好听啦！”回头又向大桂子说“快唱给你爸爸听听吧！”大桂子开口就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

救星呼儿咳哟……”大桂子一边唱一边扭，老王和老婆心里乐开了花，笑得合不煞嘴。

“毛主席啥样呢？咱不能见见他吗？”老婆问老王。

“毛主席在北京，离咱济南有千把里地，咱们只要看到他的像，就跟看见毛主席一样啊！”老王把老婆说笑了。

“能见见他本人多好啊！”老婆还不满足似的。

“听说毛主席最喜欢跟劳动英雄们谈话，咱只要好好地生产，成了劳动英雄，说不定几时能真的见到毛主席呢！”老王说得正高兴，老婆突然插了一嘴：“模范好呢？还是英雄好？”

“模范还差点劲！”

“那么快想法当个劳动英雄吧！见了毛主席够多光荣，可惜俺在家里，也不能当个什么模范英雄的。”

“将来工业发展了，还愁没有工作干？我看你现在有工夫先到街道妇女识字班去学点文化，将来也好学技术。”老王想鼓动老婆学文化。

“三十的人啦，胳膊硬得和棒子一样，那还能提笔写字？”老婆没有信心。

“过去咱俩还不是半斤八两的吗？”

老王和老婆越谈越爱谈，几乎忘了吃饭。

第二天下午老王回家，老婆伏在桌子上挽着袖子，很出力的像在描纸花，进来人也都没发觉，老王慢慢地到她后面一看，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老婆吓了一跳说：“缺德鬼，可把我吓掉了魂。你看，这些字看着很容易写，可就是手不听支使。”老婆面前守着大桂的一本国语，写了一个歪七扭八的“王”字。

“你光写不知道怎么讲、怎么念也不行，我看你还是拜我作师傅吧！”老王打趣地说。

“当老师是不是要订师徒合同呢？”老婆近来从老王嘴里知道

了很多新事物，比如生产运动啦，工厂管理民主化啦，等等。

“好！咱就订个合同，我保证每天教会你两个字，你呢？”

“我不但保证会写，还保证把家庭工作做好，做饭也讲讲卫生，使你吃了不生病，工作也有劲。你光保证教俺两个字可太便宜了你！”

“我保证今后不再吃烟卷，省下钱来改善咱们的生活。”

“这样当然可以。不过我保证了三样，你才保证了两样。”

“噢！你说把家庭工作做好，我保证把生产工作搞好，争取做一个劳动英雄好不好？”老王知道了老婆的意思。

“那你就把咱的合同写下来贴在墙上，看谁办得到。”

（选自《山东文艺》1950年第4期）

李成才

芙蓉花盛开的时候

前天那天气，热得可真够呛。干起活来，汗就顺着肉皮流进裤裆，又淌进鞋里，走起路来“咕唧”直响。晚上的下班铃一响，我就推上电闸关了车，脱下工作服，把制服褂子往胳膊上一搭，车床上的机油和肥皂水还往下滴着我就回家了。当时我爱人秀英还没停车，我也没有叫她。

我们院子里的芙蓉花开得正盛，那花朵赛过彩色的丝绒线球。花枝儿在空中纹风不动，看来整个空气都好像凝固了。我从吃饭到坐在芙蓉花下，芭蕉扇子一直不离手的紧呼打。实指望老天爷吹口气凉快凉快，可是直到屋里的座钟打了九点，还是一点风也没有。越是没有风，可恨的蚊子就越狂气，叮在肉皮上死不放手。我觉得在院子里也一点不凉快，除了呼打芭蕉扇之外还得打蚊子，就不如钻进蚊帐痛快。我到了屋里，小家伙躺在床上睡得正恣。我没回来的时候，托儿所的刘阿姨就把他送回来了。你看，他睡得是那样甜！那红润的脸上汗珠儿简直像起了一层小珍珠，一颗又一颗的，慢慢地顺着耳朵根儿淌在凉席上。这些汗水在凉席上印出了一个“宝宝印”。我钻进蚊帐后，用手巾轻轻地沾去他身上的汗，接着躺在他的身边，用扇子给我们爷儿俩扇着凉。

我渐渐地睡着了，忽然小家伙哼了一声，又把我惊醒了。爸爸是知道儿子的脾气的，所以我赶快抱起来哄。谁知不解决问题，我